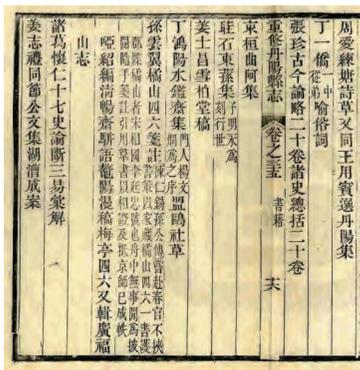


明代教育家束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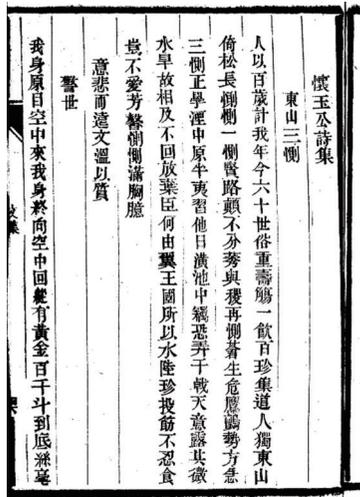
文/卢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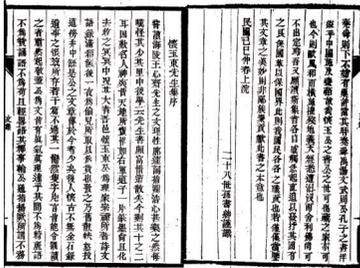
《重修丹阳县志》卷35载束桓著《曲阿集》



《重修丹阳县志》卷20束桓传



《束氏宗谱》束桓诗集



《束氏宗谱》束桓文集序

丹阳素有“富贵三城束，人丁麦溪张”之说。然而考三城束氏，明代却有一个名人，家道贫寒，苦读求进，官至胶州判官，崇祀乡贤，老来还是徒有四壁，并无富贵之象，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极其宏富，他就是束桓。

家传儒风好诗书

束桓(1530-1602)，明代官吏，教育家，诗人。镇江府丹阳人，世居东乡三城巷，为束振祖第十七世孙，字子威，行方七，号怀玉，一号玉峰。

父亲束洲，字仲瀛，号如古，邑文生，善写诗。束洲生四子，束桓为次子，生有异姿，“严毅端敏，九容兼备”。然家贫，年少时每天只能吃一顿饭，“日鲜再食”。然而家传儒风，好诗书，天天诵读不辍，书声若出金石。邻母敬之，常馈之以食。

在学习上，束桓认真刻苦，“为学根究性命，务为躬行”。虽屡挫于时，志愈坚，始终不懈。六经子史诸书，无不淹贯。有江西宋图江先生讲学于紫府观中，束桓从之习静四十九日，坐至二七，束桓目有神光，暗室纤毫毕见，宋师急令他敛而勿露。自此束桓心体玲珑，神闲气定。后与同志论学，必以保守元神为务。

束桓既得宋图江指导，又奉父命赴考，遂以高等补弟子员。隆庆二年(1568)，由拔贡生授江西宁州州判，由此步入官场，时年39岁。宁州在万山之中，迫近溪洞，守将生事邀功，群洞不宁，多所劫掠。督抚欲立军营十二座以镇之。时束桓到州，了解到此情，认为民穷财匮不宜用兵，乃身入群洞，告诫渠魁，不得剽掠为贼，群洞皆服，再无侵掠，四境肃然，道路不梗。督抚心服束桓，遂别疏请罢兵。

为官当为民做主

在宁州任三年，转判山东胶州。抵任当天，即受民讼词数百纸，上官闻而疑之。不一月，束桓就民之远近，一一为之剖析是非，毫无偏颇，诉讼双方心服。于是民皆称便，有不平之言不必找刺史，而直接找州判，上官由是知束桓名。连署高密、即墨两县，所至利兴蠹剔，政简民和。他时会诸生，讲论学，必穷性命之微。经常出视农田之芜与治，治则赏之，奖之，芜则督之，海之。境内俗美人足。遇赋敛则言：“前官未了事，我不与也。我分内则不可不经理耳。”故新赋额无愆期，旧赋不必如额缴，农户个个心悅。

高密、即墨两县濒海，驻有兵卒数百，纪律不整，屯田侵占民田，百姓有怨言。束桓乃去兵营严肃责骂，劝诫士兵收敛行为，行伍由此改观。朝廷巡视官来时，往往未至邑衙就走了，说：“地方有能人，何必打扰。”束桓遇课寡的无告之民，必加以矜恤；风雪寒冷天时，即以余俸购衣食给狱囚，因为之感泣；遇顽梗骄慢者，行法必严；境内豪族世官输纳若不如期，必加以督责，不留情面。他如此以尽职爱民为务，人皆畏其威，而又怀其德。

高密县主簿，贪声狼藉，州郡官员皆为之周旋包庇。考绩时，束桓课考为最，那个主簿有过而丢官，此事颇忤上官之意。一次上官按惯例来取“无碍钱粮”，数量超千，束桓上书说：“州县本无黄白术，钱粮安得无碍？近者逢迎之习无过于是，愿上无以此愚下，下无以此蒙上也。”虽上报认可了，而上官心中衔恨，不能释怀。束桓最终因此罢职，历任九年，不受一钱而归乡。

回乡讲学育后人

回到丹阳，束桓两袖清风，家益贫，然而讲学益力。万历十六年(1588)大饥，大宗伯姜宝致书县令说：“子威，吾老友，薄奉五金，幸致之，度此时不能出门户矣。”县令得书，便赠之五金。束桓得赠金，复分给族中贫困者。县令感其贤，制袍服一件相赠，并列其为乡饮宾。束桓穿袍服参加乡饮宾

筵，先后达13次。

平时束桓案头惟置六籍，及程朱之书。尤精于易、四圣之旨。时有丹徒贡生殷士望，亦解组归居丹阳，两人志同道合，崇尚理学，每月进行讲会，继王阳明先生之学，必以孝悌求仁为本，以敦朴存诚为务。束桓又设会于村社，力教农村才俊。一时从游者日多，拜师授业，风俗为之一变。在城在乡，识与不识皆称他为束先生，学者则称怀玉先生。诸如任光祖、刘廷昱、刘廷昱、丁鸿明、贡瓚、周应文、周继文，皆从其教而各砥砺自新。

束桓之学，从悟入至行为，皆规圆矩方，读《大学》则以古本为是，读《西铭》则以识仁为先。边讲学边著述，诱掖后进，至老不倦。邑中学者任希贤、丁子行、周仲纯三先生，皆受业于束桓。三先生之用心不同，而学识一本于公。探流寻源，观河及海，皆合束桓之教。

束桓虽穷居僻乡，而心怀天下，忧国忧时，溢于言表。每闻朝廷出一善政，总是欢然乐道，进一佞人，总是惨然忧叹。曾作诗云：“谁开东阁揽英贤，汉有平津今杳然。将儒卒骄唐末路，言清行放晋初年。”

修身山间不移志

年近古稀时，束桓慕晋代陶渊明高风，向往山居生活，就到邑东山岭中，择风景绝佳处，结茅庐三间而居。静对山林，花香鸟语，乐得其趣。他在山中遍植松树，号此山为“万松岭”，自称“山人”。

他又作《万松歌》将山中生活描述，其辞云：“云阳以东，有岭数十里兮。自北而南，状若神龙高卧兮。变化中涵，有道人汗漫兮。七十而康，手植万松兮。岭之疆，结庐三间兮。不慕侯王之豆觴，倦则息松之荫兮，观日月之奔忙。客来则杂坐松之根兮，而谈陶唐；客去则玩易松之前兮，而对羲皇。倘触松间之啼鸟兮，有动于中，则浩歌松之风兮。声满长空，不知布袍之为贱兮。而锦衣之为荣，不知草堂之为陋兮。而华屋之为工，不知介然独处之为寡兮。而群然千万夫之为雄，不知泯泯无闻于世之为困兮。而铮铮有声于天下之为通，坐观海内苍生歌太平兮。四夷来宗，我想古人功成不受三万户兮。从赤松，又想古人见几不恋五斗粟兮。抚孤松，我后二子生兮。栖万松，求为天地间完璞兮。不居其功，寥寥千载三人兮，道异迹同。”读此诗，一个品行高洁，胸怀浩瀚，不落世俗，修身山间的饱学之士跃然可见。

在山居期间，好友于景素、

姜士昌来看望他，见其案头只有麦粥一盂，盘中盐也没有，深叹其生活清苦。束桓却不在乎，吟诗道：“十年披褐吟偏壮，两月无盐志不灰。”又云：“无茶待客惟清话，有业遗孙只此心。”

万历三十年(1602)七月十五日，束桓去世，享年七十有三。葬后彭祖莹。生前娶访仙桥吴宗敏五女为妻。生子三：应耀、应炜、应煜；女一。

勤于著述成果丰

束桓生前勤于著述，成果颇丰。然而，一次偶然的事件，毕生积蓄损失殆尽。束桓平时所著诗文、语录，装满一箱篋，某一夜被偷儿所取，以为货也，发之，乃为手稿书帙，怒投道旁井中，于是束桓之文章传世极少。到了崇祯十四年(1641)，他的重孙束茹吉，怀念束桓之大德，痛惜其书不传，就搜剔残简，遍找书籍，汇其诗文、语录，编成一集，名为《曲阿集》，载人家谱而传世。此书仅是束桓一生所著极少部分，然弥足珍贵。文学家杨志远评道：“然只字片言，皆能令观读之者肃然起敬，盖公为文皆有真气真理达乎。斯之人，斯之文，其亦不可思乎！”

作为教育家，理学家，束桓一生品行高洁，风范超逸，芳名不泯，被邑人崇祀于乡贤祠。民国十八年(1929)，族人束书绅将《曲阿集》从家谱中析出，取名为《束怀玉文集》，单独成书刻印行世。此书收束桓语录30则，文章24篇，诗30首。书前列杨志远的《序》，门人周继文作的《怀玉束先生传》，以及礼部郎中于孔兼作的《束隐君传》，翰林院检讨陆石作的《束先生遗事》，从孙束时泰作的《怀玉公集漫引》等文，辑籍姓氏中有还有葛麟、庄雅、贺复徵、睦本、杨志达、姜彦清等名流。

束桓生前善做文章，极受世人见重。隆庆四年，束桓应丹阳丁氏之请，为丁一道先生撰写墓志铭。丁一道为嘉靖岁贡，任过吴川县知县，隆庆年间纂修过丹阳县志。万历十八年(1590)夏，丹阳杨坞邱氏编成《邱氏族谱》，请束桓作序。杨坞邱氏与三城束氏是世姻，故有此请。晚年山居时，还应门人刘与光之请，为其母作《刘母冷孺人六十寿序》一文。

束桓对家族也作过贡献。三城巷村东的束氏宗祠，远近闻名，堂号为“补经堂”，就是束桓在嘉靖年间倡议修建，后由族人佐之建成。几经翻修，康熙初规模达5进35间，外有边宇庑屋20余间，此祠至今尚存。



三城巷束氏宗祠 图:卢政 提供